

### 韩天衡艺术回顾展亮相广东美术馆

# 韩天衡:艺术探索,我始终在变

变  
之  
至  
道  
者  
本

梁江

“要让作品有‘我’，就要‘变’。”

“变”是万物运行的规律，同样也作为文化内核，贯穿在韩天衡艺术的探索之中。四岁习字、六岁刻印，韩天衡先生艺术道路至今八十余年，其绘画、书法、篆刻各成高峰独树一帜，又彼此贯通。

韩天衡先生不仅在创作上承续海派精髓、突破传统边界，更在艺术理论研究上成果丰硕，是当代海派艺术的重要传承者与创新者。

3月27日，“沐露岭南——韩天衡艺术回顾展”亮相广东美术馆，全方位展示这位艺术大家的传承与探索成果。韩天衡接受采访时表示，“搞艺术的人探索是一件最痛苦的，也是最愉快的事情，所以，我始终本着求变的心态去推进。”

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梁德浩



韩天衡篆刻作品《黄埔》



韩天衡篆刻作品《广州》

#### 一个“变”字，就此生根在我的追求当中

收藏周刊:您年轻的时候，在临摹了几千方印之后，方去疾老师建议您要“变”，而您始终把把这个建议放在几十年的探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，那么，一开始，您是想到往哪里变？

韩天衡:我学刻印主要是受父亲影响，四岁习字，六岁刻印，你提到方老师看了我的印章以后说可以“变”，我听了以后尽管振聋发聩，对我心灵的触动很大，但当时我还是回答他，我的传统功夫还不够。但这一个“变”字，就此生根在我的追求当中。

因为艺术探索中，借鉴是为了自己的创作，创作的目的是要推陈出新，所以，从此之后就开始了“变”的探索。在我的艺术生涯里，我对自己始终有一个明确的要求：作品必须要有“我”，如果作品里，只看到古人和老师而看不到自己的话，那只能叫模仿。

所以，要让作品有“我”，就要“变”。“变”当然就是为了创新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理解的“变”至少有三个区别：一个是区别于古人，第二个要区别于他人，第三个则要区别于故我，就是区别于过去的自己，搞艺术的人不能有了一点成绩，有了自己的面貌，就停顿下来，靠一个面貌去做一辈子。学习过程需要学习古人但不能重复古人，更不能重复自己。所以，只要细心看我的作品，无论是写字、刻印还是画画，三年五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腔调。

搞艺术的人探索是一件最痛苦的，也是最愉快的事情，所以，我始终本着求变的心态去推进。

#### 摇橹跟用刀的技巧是一样的

收藏周刊:后来是怎么探索出“摇橹刀法”？

韩天衡:我早年是海军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在甌江看到一些渔民，通过掌控摇橹控制船只的快慢，橹在水里的那种移动，那种轻松，甚至是潇洒而有变化，但船只的方向并没有因橹的变而变，这摇橹里面很有学问，深了以后划不动，太浅又产生不了力量，我就从这里体会到一种用刀的技巧，摇橹跟用刀的技巧是一样的。我当时就悟出了一条：真正的直线条是从曲里面来的，真正的曲线是从直里面来的。

收藏周刊:您对生活细节观察很敏锐。

韩天衡:我一直认为，作为一个书画艺术工作者，生活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。借鉴传统是“变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还有就是热爱生活、深入生活，要真正地读懂什么叫生活。

我感到生活两个字本身就非常的深刻，生就是生命、身体，活就是要活泼，要活动而不是死的，所以，生活两个字看来很简单，但它强调的是本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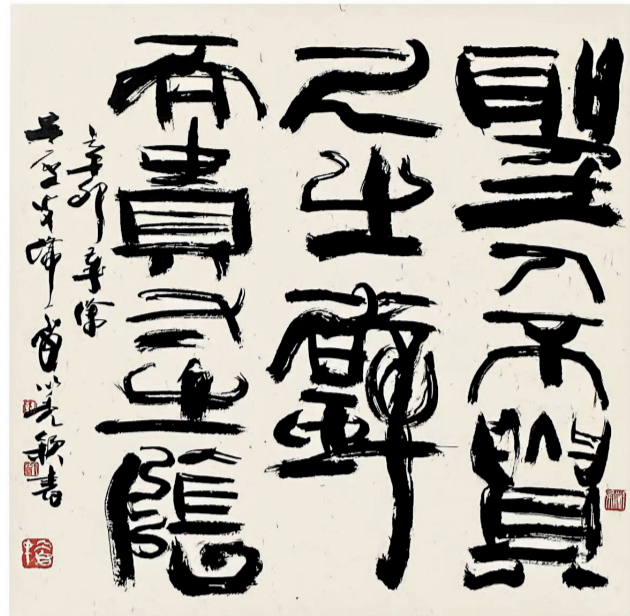
注意深入生活、理解生活、消化生活，拿生活里的很多东西演化为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元素，这是我的体会。

#### 荷不畏暑，与梅同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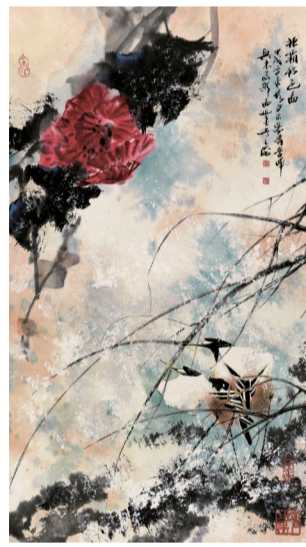
收藏周刊:您在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理论研究等多方面都有建

▼韩天衡，自作《述怀》  
释文：曾怀鲲鹏志，振羽穷苍穹。刻石垒四壁，退笔填八窗。悟道每悔迟，月岁何匆匆。漫漫九万里，犹蜚海之东。七十七岁述怀，越年丁酉书于海上馨城工作室南窗，味闲草堂主人天衡。

曾怀鲲鹏志，振羽穷苍穹。刻石垒四壁，退笔填八窗。悟道每悔迟，月岁何匆匆。漫漫九万里，犹蜚海之东。七十七岁述怀，越年丁酉书于海上馨城工作室南窗，味闲草堂主人天衡。



篆书《淮南子》句，释文：圣人不贵尺之璧而贵寸之阴。辛卯岁除，豆庐叟韩天衡以秃颖书。



拒霜秋色图 1994年

#### 人物介绍



#### 韩天衡

1940年生于上海，祖籍江苏苏州，号豆庐。擅书法、国画、篆刻，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。现为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、西泠印社名誉社长、上海中国画院顾问、上海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。

树，如果排先后的话，顺序会是怎样的？

韩天衡: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先学书法、然后篆刻，之后做印学研究，最后才学画画，时间有先后，但并没有哪个更重要。至于认为我的书法更好，还是篆刻更好，那都是观者自己的感受决定。

收藏周刊:您喜欢画荷花是有什么特别的追求吗？

韩天衡:我之所以那么喜欢画荷花，因为古人谈到用花来表现文人的气质，往往都是讲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越是天寒地冻，它越是开得茂盛，越是满园芳香，但是我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那么多文人都歌颂荷花的刚劲呢。在七月天，很多花都相对凋敝的时候，只有荷花开得那么的强烈。所以，它就给我一个感受，在那么强烈的阳光下，人都不敢在马路上，它却开得那么的灿烂，它拥有光明的性格，我们要及时地表现和歌颂它，所以我认为，荷不畏暑，与梅同格。

#### 出于对岭南派的敬仰与学习，就用了“沐露岭南”

收藏周刊:能否谈一下这次到广东办展的感受？

韩天衡:去年10月到今年3月，在上海举办的“其命惟新——广东美术百年大展”，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走出岭南，弘扬岭南美术的重大举措，取得了非常深远的影响。我想，这也是上海展览史上，第一次这么全面、有广度、有深度、有高度地呈现岭南美术，我从中也学习了很多，而且这对海派艺术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启发。在这期间，我接到邀请，到广东办展览，我是诚惶诚恐的，尽管我从艺很久，想来但不敢来，犹豫再三，我便斗胆豁出去了，便有了这次的展览。在去年，我办过一个学艺80年的展览，题目叫“长绳系日”，我尽管那么老了，但总希望用一根长绳，拉住那“下山的太阳”，把它拴住，给我更多的时光，让我来追求始终没有达到的那么一个艺术的目标。后来我改一下题目，出于对岭南派的敬仰跟学习，所以我就用了“沐露岭南”。岭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，它的阳光、它的雨露，相信会通过这一次展览，一定能滋润我、提升我。